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短篇小说卷

从维熙(下)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从维熙(下)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1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

目 录

断桥	(1)
黑伞	(407)
伴听	(459)



下 卷

咚！咚！

老黎墙上那挂老式挂钟，报告我们已是凌晨两点。我口干舌焦深感身心疲倦，老黎这只夜猫子，倒是满有精神头。他身子伏在画案前，不断用六 B 粗铅笔勾画着我看不懂的符号，我刚刚闭嘴，他就把头扭过来逼着我往下说。

“老黎，明天早晨再说怎么样？”

“不行！今天咱俩连轴转了。”他歇了顶的头皮，被悬挂在画案上的四十瓦灯泡照得雪亮。豆粒大的汗珠，不断向他周遭乱蓬蓬的头发中坠落，“来找我画插图的是你，现在你得听我的。没的说，咱们来个夜战马超吧！”

“你听着还有点意思吗？”

“你在解剖人。其实人的轨迹图案就是历史，你又好象在讲述昨天的历史。我爱听！”

随便你怎么去解释吧！你可总得给毛驴点夜草喂喂吧？！”



从维熙卷

他抓了抓头皮：“对了！我老婆上北戴河前给我留了一筒这个！”他弓身从床下拿出一筒咖啡，给我沏了一杯，“对不起，为了给毛驴提提精神，就不赏糖吃了！”

“真苦！”我喝了一口。

“比朱雨顺和徐虹的命运还苦吗？”他推测着小说的收尾，“也许是苦尽甜来吧？”

“无可奉告。你还是听我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说下去吧！”

老黎坐在画案前，又拿起了那只笔……

那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深秋了。我所在的那个劳改农场不知从哪儿传来一条爆炸性新闻：分散在各地改造的老右，要唱《凤还巢》了。老黎，你从离开矿山宣传室后，到了一个劳改化工厂，你们那儿的情况，我一无所知；我们那个引黄河之水，种着几千亩稻田的劳改队，对“凤还巢”的新闻可是哄嚷动了。

是真？是假？

文件怎么能传达到“二劳改”耳朵里呢！反正从基层的劳改队长，到场部的权威——政委，在对老右训话时不再那么风声鹤唳，眼角眉梢露出了一点点罕见的喜色；就连铁丝网门口的门卫，似乎也表现出了对老右的



某种宽容。至于那些长期与我们为伍的流氓、小偷、骗子、恶棍……有的对此瞠目结舌，有的对我们刮目相看。当然，也不乏对这个新闻付之一笑的，特别是那些被关押多年的遗老遗少，不知出于怕缺少了我们这些伙伴，还是出于对生活的希望已然毁灭，不断向我们头上泼来冷水：右派者，即现行反革命也！君切勿高兴得太早，以免乐极生悲。随他们怎么说吧！我们从一九七六年十月，就觅见了阴霾中的一线曙光。现在，这线曙光已升腾，正在成为夺人眼目的早霞。

在这段日子，我常常想念起朱雨顺来。离开矿山大约有半年，我就扒开枕头，把他给她的十几块钱，寄给了梁仪。我确信梁仪仍在报社，他一定知道徐虹的地址。说不定通过这条线索，还能了解一点老朱和徐虹的情况呢！

我的希望没有落空，这个多智多谋的小矮子，回了我一张明信片。这个家伙在上面没写一句话，却用原珠笔勾划了一幅画。左边不规矩地画了两个车轮，右边画了一个硕大的苹果，轮子和苹果中间，划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道。这家伙为了逃避劳改队的书信检查，故意花样翻新以图案代替文字。岂不知这更引起劳改干部的怀疑，我被叫到队部去盘问了老半天，弄得队长摸不着头脑，搞得我也啼笑皆非。是这个架着拐的瘸子，第二次



从维熙卷

弄巧成拙——队长拉开他办公桌的抽屉，当场宣布把明信片没收。

晚上，我躺在大炕上，反反复复琢磨这张拙劣的画，似乎琢磨出来一点门道。那两个车轮是不是代表汽车？这是否暗示我朱雨顺又干上司机这个老行当了？我屈指算了算，他的刑期刚刚过半，哪能当上汽车司机呢！转念一想，这种可能也不能排除，为朱雨顺蹲了冤狱的问题，梁仪通过庄华，一直在为之而奔走。有老首长出面，又有红卫兵大姚的第一手材料，老朱或许真的提前出狱了呢！

至于画面上车轮和苹果之间的曲线，我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。曲者，不直也。他不外乎向我暗示：朱雨顺和徐虹的事要想结出果实，还有着一段曲折的路。不过，他那两个轮子所示意的方向上看，这种距离不是拉长，而正在缩短。好个梁仪，他用弯弯绕的鬼脑瓜，把我带到了绕弯弯的八卦阵；当我从一团迷雾中走出来，心里反而升起了欣喜之情。但愿我推算得贴谱，那将在人世间减免一出断肠的悲剧。

我再次给梁仪写信，并把我的“图解”寄去求证。梁仪一直没来回信，直到一九七四年秋天，我突然接到一封徐虹的短信。信的大意如下：



叶涛同志：

你的地址是老梁转给我的。老梁叫我告诉你，说你的推测大体正确。但究竟你推测了什么，他没有告诉我。现在他已重回行政科工作，杂事极多，要我替他给你复信。

我已走上原来工作岗位，学生比过去难教多了；但千难万难，也比那段日子的困难要好过多了。老朱已减刑释放，留在矿山就业，我曾去看过他两次，会见的地点，还是你知道的那间山村小屋。因为他最近来信说，可能要和你见面，我就不多说了。究竟你们在哪儿见面？又怎么个见面法，他来信丢三拉四的没写清楚。他在这方面是个粗心人，你一定能够谅解。你要是着急的话，干脆写封信问问他，他的通信地点是××号信箱三中队……

老黎，我真是喜出望外。尽管老梁的那张图已经给了我不少的启示，但终究还是我的猜测而已。这封来信，让我心上的石头落了地，我为这一对苦难的灵魂祝福，祝福这两只东西分飞的劳燕，能够有个新窝！兴奋之余也不禁有些迷惑，朱雨顺所在的煤矿和我所在的农场，相隔几百里路，中间又矗立着中条山山脉，我们怎



从维熙卷

么能见面呢？也许是老朱为了徐虹高兴才故意这么写的，所以信写得有头无尾，连徐虹都是个谜，她又把这包兴奋剂拿给我吃——不能相信这是真的！这回，我的判断失准了。说起来，怪有意思的。那天夜里，我照例去稻田上夜班，去看守收割完毕的稻垛——我的具体职务是护秋员，防止当地老乡哄抢劳动果实。当夜月明星稀，一轮银盘子似的圆月，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。我披着一件破棉袄，一个衣兜里装着瓶防寒的酒，另一个衣兜里装着手电筒，手里还牵着一一条长腿细腰的淘汰警犬，走上了稻田旁的河滩。

时已深秋，河畔两岸的野菊花刚刚破蕾、吐蕊、开花。白天，这儿白色、紫色交织，给金黄色大地增添了绚丽而浓重的色彩；夜晚，这些色彩不见了，但它却呈现给大地一股呛鼻的幽香；我每夜漫步在这铺满野菊花的河畔时，总是被它的幽香挑逗起沉郁的乡愁。为了了却这缕缕乡思，我常常去河滩旁一块红高粱地，去抓那些爬上高高秆子嚼食红高粱的螃蟹。农历八月，菊黄蟹肥，我只要在高粱地头打亮电筒，那些象醉八仙一样的玩艺儿，就从穗子上坠落下来，从纵横交错的田垅，爬到电筒旁边，愉快地接受我对它们的死刑处理。一把柴，一口锅，于是这些蹒跚爬行的醉八仙们，就成了我为了御寒而喝酒的佳肴。



这天夜里，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捕蟹的兴致。那月亮挂得太低了，仿佛它就悬在柳枝梢头！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摘下来，拿在手里当护秋报警的锣敲。周围静得出奇，除了蚩蚩的秋夜大合唱以外，不时传来“叭搭叭搭”的声音——那是肥大的螃蟹，从高粱穗头坠落下来发出的声响。远处劳改队的房舍，灯光一盏接一盏地睡去了；只有“大劳改”狱墙上岗楼的灯光，还在不知疲倦地睁着明晃晃的眼睛，象在与天上的一轮皓月争辉。

静。

我坐在河滩上，几乎在野菊花丛中睡去。

就在这个时刻，蹲坐在我身旁的狗，突然“汪汪汪汪”地狂吠起来。我的困倦一扫而光，从河滩上一跃而起，我目光迅速扫向稻田，寻找来稻垛偷粮人的踪影。从完秋以来，当地发生了几起老乡哄抢劳改队秋粮的事件，尽管大喇叭天天广播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形势大好，农村革命形势尤其之好；但抢粮事件不断发生。老黎，你不要以为这些事情，都是阶级敌人干的；常常是农村生产队长摇着鞭子赶着大胶皮车，带领着一群成份呱呱叫的贫下中农，趁夜深人静时突然闯进稻田。他们不是一捆稻谷一捆稻谷地往家里扛，而是成车成车地往队里拉。我这地段的前任护秋员，激于义愤上前去阻拦满装稻捆的粮车，被那个队长狠狠地抽了一鞭子：他妈



从维熙卷

的，抽死你这个二劳改！你要敢去报告劳改队长！明天让你黄土盖身！”接着，那群饿汉一拥而上，把他拳打脚踢地揍了个半死。从这以后，河滩大柳树上多了一挂破了沿的铁钟，劳改干部告诫我们这些护秋员：“有警不报就是破坏行为，你们发现情况就立刻敲响大钟！”我们这些“二劳改”就在贫下中农的拳头和专政压力的缝隙间改造，深感行路之难。但是，不管呼吸如何艰难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，仍然牢牢地铭刻在这些老右心头，所以，我听见狗吠声以后，本能地朝那大柳树跑去。我手握着敲钟的绳子，眼睛向四面八方巡看；唯恐报警迟了，在摘帽右派头上再擦上一顶破坏分子的桂冠。要知道，这儿看上去虽然比矿山要好看一点，有河、有树、有花、有草，但在大墙之下也不缺禁闭朱雨顺那样的小屋。

周围还是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声响；天上那盏明月告诉我，这是一场虚惊。我握着钟绳的手刚刚松开，那只狗突然象发现什么追捕目标似的，顺着河滩向前奔去。我想：这家伙可能是看见了刺猬了，狗和刺猬咬架那才是场乐事呢！我在夜巡中间，曾多次碰到这样的场面，狗扑上去想咬住那肉滚似的小东西，可是那刺猬“嘶——”地一声，身上所有的鬃毛都竖起来，形成一片针林，狗想叼住它，但是无处下口，最后还是以刺猬



钻进洞穴，结束这场互无胜负的决斗。基于这种乐趣，我尾随在狗的后边大约往前走了十几步，便猛然收住了脚步。原来在我左侧的高粱地旁蹲着一个黑幢幢的人影，那条狗正朝那个人偷偷地跑了过去。

“是个抓螃蟹的吧！”那一闪闪的亮光，证明他手里拿着电筒。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，但我的第二判断立刻跟踪而至：老乡来偷稻谷常常装成为抓螃蟹的，悄悄接近稻垛。看护秋的人不多，就一声哨鸣，躲在暗处的老乡立刻蜂拥而上，担挑、肩扛，大车小车一齐上，打你个措手不及。与其这样，不如以叫狗的方式告诉这个来者，我已经发现了他；不然这条狗要是真咬伤了抓蟹人——包括真是偷稻谷的人，我都担当不起。主意拿定之后，我朝那条狗喊道：

“阿利——阿利——”

这条经过训练的狗，不情愿地停下蹄子。它显然是对我的呼唤非常不满，吱吱唧唧地在原地转磨。因为它离那个人影不远了，只要再过上一两分钟，它就能一口咬住那个人的裤子；而在这个时刻，我竟然呼唤住它，使它失去了立功的机会。

“回来！回来！”

狗没有听从命令，高粱地头的人影，倒是直起身腰，朝我走了过来。同时，我的耳畔响起了一个非常熟



从维熙卷

悉的语声：

“哎！是叶涛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你等着看吧！准会吓你一大跳。”

清凌凌的月光下，我仔细打量着这个来者。他体态粗壮，走起路来结实有力；他左手握着一亮一灭的电筒，右手用柳枝拴着七、八只螃蟹。当他把帽沿往上推了推时，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：哎呀！这是活见鬼吧？朱雨顺怎么能出现在这儿——我半信半疑地愣住了。

“你们这块地方还不错嘛！有大米吃，还能逮肥螃蟹下酒！比天天和黑煤打交道的我们强到姥姥家去了。”说着，他在离我有三、四米远的地方停下脚步，“怎么，没想到你的老搭当会到这儿来吧！”

我破惊为喜，旋风般地跑上去：“真是你……”

“是我朱，雨顺。”他嘿嘿地笑着，“不是鬼魂出窍，半夜来会见老朋友。我没死在井下，我还活着。”

我激动地握着他的手，左右摇晃着：“你怎么会到这儿来？”

“你猜猜！”他眯缝起眼睛说。

“你调到这儿来了。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不对！”他摇着头。



“特意来农场看我！”

“我没条件。”

“那……”我茫然了。

“我从大劳改变成二劳改你知道了不？”他不回答我，却反问我。

我点点头：“听说了。”

“从离开监房头一天，司马云龙那小子，就把我调进运输队，他说这是用我的专长，实际上是既摆个样子给庄华看，又恨不得叫我开车撞人，或翻到山道沟里去，叫我重进监狱或者升天堂。我推脱年纪大了，干这行干腻味了，不行，他掐着脖子叫我干。到底还是胳膊扭不过大腿，我还是握起了方向盘……”

“你怎么到了这儿？”我问。

“有这个前因，才有这个后果么！”朱雨顺不紧不慢地向我解释说，“那龟孙通过运输队队长，不断给我小鞋穿。只要有出远门拉重载的活儿，一律摊派在我脑袋上。运输队长早在前一个月，就通知我了：‘朱雨顺，你找上两个司机，给山那边的兄弟农场送几车取暖煤去，装几车大米带回来，中条山山路七七四十九道弯，哪个司机都对这条道脑袋疼，这活儿偏偏交给我。我说：‘行啊！我去！你们先给我配副老花镜来，我眼发花了！’队长拿我没办法，只好矛盾上交。司马云龙那



从维熙卷

小子皮笑肉不笑地开导我说：‘老朱——我一出监号他就这么称呼我了——我是替你着想，有个情况你还不太清楚，你那位好朋友叶涛，就在场部直属队，你难道不想他吗？’这下子给我提了个醒，我明知这小子心术不正，也自愿上钩了。我说：‘行啊！我带几辆车去，不过要等上几天！’这小子问我：‘为嘛？’我说：‘你不是想叫我去看看叶涛吗？再过上半个多月，就是八月十五了！那天就是天下刀子我也去。要见面，就得见个痛快！’他顺水推舟地连连答应：‘好！好！就依你的办！’今天，我顶着星星就踩着油门，开车爬了一天山路才到了你这块地方。你明白了吗？”

“今天是八月十五？”我拍打着麻木的脑袋。

“哎呀！我说秀才，你这咬文断字的记者，怎么不如我这汽车夫了！你看看天上那玉盘子一样的月亮！”

“你怎么能找到稻田里来呢！”我无法抑制我的好奇，“这儿离场部有几里地哪！”

“这个是干什么的？”朱雨顺满有兴味地指指他的嘴，“你们的伙伴卸煤车时，我就打听到你在这儿护秋。本来，早就可以到你这儿，谁知道这儿有这么多螃蟹，不逮上几只手痒痒；我一路走一路逮。你看——”他兴冲冲地把手里那串螃蟹举起来，“可惜，我来看你心太急，把庄华托人带给我的一瓶杏花村给忘在车楼里了。”



“这儿有！”我把一瓶劣质白干酒从口兜掏出来，往地上一蹲，“中秋月儿圆，月圆人也圆，真想不到和你在这见面，喝上顿团圆酒！”

“这叫人生一乐，有火柴吗？”

我掏出火柴。他弓下身腰在河坡上搂了一把枯树枝子，又用棉袄袖子擦了擦手上的泥巴，开始烤那串螃蟹。

老黎，至今我都记得那使人心醉的时刻：我俩坐在开满野菊花的河滩，用牙硬是咬掉了酒瓶子盖，一对一口地喝酒。月亮的倒影映在小河里，一动不动；河滩上燃着的这堆野火，一上一下地吐着火舌。天地之间好象都睡去了，只有蚰蚰用它那并不婉啾的歌喉，为我们的欢聚助兴。

“你好象年轻了好多！”我说。

“都这么说。”朱雨顺摸了摸刮得光光的下巴额，“从离开监号以后，我开始刮脸了。你听这泥土里的蚰蚰，一入冬就要结束生命，可是在冬至之前，它还是一声接一声地唱。人嘛！比这小动物少两条腿，可是该比它活得更劲。”

“过去你可没这么说过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……一入监狱，我就觉着我这辈子彻底交待了！既然是这样，何必拉着徐虹也跟着我一块跳井呢！这



从维熙卷

回，老庄、梁仪，还有那个没把良心喂狗的红卫兵，把我拉到井沿上来，我忽然觉察到我还是应该好好地活着。这年月虽说阴冷得让人心里打颤，可是也还有人给我送火；那些造孽的天狗嘴张得象铜盆，可吞下日头去也并不那么容易。看见这些，我想留下这口气，看看到底是天狗吞了日头，还是日头把天狗烧死！就这！”

“老朱！我们今天不谈政治。”我把一只圆脐母蟹递给他，同时把话题扭到徐虹身上说，“她给我来信说，她又去过你哪儿了？你们……你们……到底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这真是一道难题儿！”他摇摇头。

“你们岁数可都不小了！”我提醒他说。

“我何尝不想有个家。我是个活人，人的各种愿望我都有。可是……叶涛，你认为劳改煤矿那个鬼地方，是徐虹那样的人该落脚的码头吗？”朱雨顺手抓一截燃烧的树枝，点着了烟卷，两眼望着那火堆，语音低沉地说，“我还没离开监房的时候，她就又去看了我，司马云龙这次有意回避了，只有一个年轻的劳改队长在接见室里对我们进行监视。她竟然当着那位劳改干部的面，公开提出要到矿山旁边的小村庄来教书，在我身边等待我刑满释放。我把她看成比我还执拗的糊涂虫，那个青年干部把她看成疯子。所以，在短短的接见之后，那位